

书墨  
画缘

## 画家笔下的城市对话

◆ 陈圣来

自从狄更斯的名著《双城记》问世以后,络绎不绝有各种双城记出现,许多已不是小说,而成为两座城市的比较,成为比较城市学中一种颇为流行的范式。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城市化的推进,各城市之间的借鉴、摹仿、交流,以及抄袭、竞争,甚至倾轧越趋厉害。于是,对城市与城市的比较和研究也越趋时兴,现在不光是文学家,经济学家、政治学家、社会学家等都大行其道,搞起了双城记,连画家也忝列其中,这实际上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现象。在世界城市同质化倾向越演越烈的当下,进行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,可以互为镜鉴,有比较才有鉴别,有鉴别才有发展。

我所认识的旅美职业画家吴中毅先生将筹备他的个人画展《纽约·上海——城市对话》,这是用绘画和展览形式进行两城市的对话,这里所谓的对话是无声的对话,形象的对话,建筑的对话,色彩的对话,历史的对话,风土人情的对话,归根结底是城市心灵的对话。这样的画展放在上海城市展览馆展出,这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,它不是简单意义的画展,而成为城市研究的一种特殊形态。

城市是什么?按照美国伟大的城市规划家芒福德的说法,城市无非是个容器,“是贮存文化、流传文化、创造文化的容器”。这就是说任何城市的展示,实质上就是这座城市文化的展示,这座城市生活方式的展示,乃至这座城市精神内涵的展示。因此,像吴中毅先生这样的“双城记”画展,透过这些五彩斑斓的画面,鳞次栉比的楼厦,所展现和袒露的是城市的灵魂与气质,而绝非只是城市的服饰与躯壳。更何况画家对比的不是普通的城市,而是当下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最繁华都市纽约,以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最繁华城市上海,读城市好比读书,这是两本煌煌巨著,博大精深、卷帙浩繁,吴中毅能用他的笔触和色彩表现出两座城市



■ 吴中毅《雨后时代广场夜景》

的精髓吗?这取决于他能否用他的心去读懂这两座城市。

我浏览吴中毅的一幅幅画作,徜徉在他几乎近三十年的上海生活和近三十年的纽约生活中,他的过往的生活已接近苦行僧,他虽然生活在两座光怪陆离的城市,但却丝毫没有浸淫在城市生活的奢靡享受中,晨起作画,直至华灯绽放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以致他的画技日臻精致。他继续他初学绘画时的情与观察,在他的素描里,纽约华尔街的牛的雕塑与上海外滩金融街的牛的雕塑,在尾巴部的不同动态都让他捕捉得细致入微,并栩栩如生地表现在他的画中。文学艺术是注重细节的,吴中毅走上绘画之路有这样一戏剧性的细节:还在他孩提时代,他偶尔在公园看到有一位男子在写生,他驻足观看,渐渐入迷,不能自拔,并执着要认那位男子为师,这位男子就是水彩画家雷雨。往往成事业者第一位驱动力就是兴趣,这与现在家长赶鸭子上架似的逼着孩子去学

画画不同,赤橙黄绿青蓝紫,缤纷的世界触动了少年吴中毅的兴奋点,于是一发不可收,他踏上了绘画之路,并就此心无旁骛,义无反顾。二十八年前,他又负笈游学纽约,毕业于纽约大学摄影系。这使他进一步拓宽了他的国际视野和科技触角。他不断穿梭于上海和纽约,这两座伟大城市给予他的精神滋养和气质熏陶,使他获益匪浅。

今日再纵观他的画,与早期相比,除了在技术上越益娴熟之外,绘画的格局也显得越发大气磅礴,不拘窠臼。尤其在光影的运作上,在色彩的铺排上,在颜料的涂抹上,他大胆恣意,掉阖纵横,浓艳而不失收敛,朦胧而不失意境,传统中看出前卫的睥睨,另类中蕴含着经典的守望。更不要说,对两座城市的体悟与领略,在他的有力笔触下,往往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。

(吴中毅画展《纽约·上海——城市对话》将于10月27日—30日在上海城市规划馆举行)

海上  
印社

## 「世间不可无」的易忠篆

◆ 韩天衡  
张炜羽

近代艺坛有一位不善走刀却精通印学、印艺的大学者,他的金石朋友几乎囊括了南方印坛,这位印林“伯乐”就是易忠篆。

易忠篆(1886—1969),字均室,号稽园、仙侣。湖北潜江人。少年时入武昌经心书院,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东渡扶桑,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。辛亥革命时,已是同盟会成员的易忠篆在家乡率先响应起义。民国初担任潜江县议会议长、湖北省议会议员。参加护国运动后远离政界,潜心于金石学、文物鉴藏与古典文学的研究。1928年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,后执教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、武昌艺专等校。抗战狼烟四起,日寇逼近武汉,易忠篆避兵重庆,抗战胜利寓居成都,任四川大学、私立成华大学教授。1952年12月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。易忠篆一生勤于治学著述,有关金石文字、玺印篆刻、古物收藏、诗文书画等专著达数十种。惜“文革”爆发后,所珍藏的文物古籍及著作手稿被搜劫一空,满怀悲愤的易忠篆也随之不幸离世。

沙孟海先生曾称:“世间不可无易均室”,在拜读《沙邨印话》和《易忠篆印谱》,并考察其金石篆刻的活动与交游圈后,可知易忠篆实为近现代印坛中如张颢、周亮工与汪启淑伯乐式的人物。易忠篆自言:“并世篆刻之累累吾沧浪一舸,盖自识外舅(岳父)万季海先生示以黟山印拓始。”相传万氏嫁女时即以藏印为陪嫁。其弟子徐无闻也称乃师“平生笃学精思,于词章考据皆有创获,论印其余事耳。而赏析之精,求诸昔贤,亦鲜有及者。”易氏虽不善治印,却深谙印道,目光如炬,无微不烛,与其交往的大多为同期沪杭、岭南与川中篆刻界的精英代表,如徐新周、赵叔孺、吴隐、王福庵、易大厂、邓尔雅、李尹桑、唐醉石、沙孟海、方介堪、冯康侯、周菊吾等,竟达三、四十位,易忠篆也常常邮石索印。对这位未必谋面,却博雅宏达,殊为难得的印林“解人”,印人们不敢有丝毫的轻忽怠慢,纷纷奏刀。数十年间,易忠篆共得名家印近三百枚,并辑拓成《稽园印谱》、《均室印谱》,广赠同好。他甚至将同样笃嗜篆刻的夫人万灵蕤拜于王福庵门下,问道求印,得王氏用刀之秘,成为近代印坛一段佳话。

易忠篆广为收储印章之际,适逢民国篆刻艺术发展的高峰期,此时名手云集,如王福庵、李尹桑、唐醉石、方介堪等正处于创作的黄金年龄,知遇情深,故易氏所得皆为精品力作。此外易忠篆还辑有《铁书过眼录》、《赤文青简》、《鹤矶印摭》、《古印甄》、《明清名印集拓》、《锦里篆刻微存》、《铁书取录》等印谱,流播印林,客观上促进了民国篆刻艺术的交流与繁荣。擅长文辞的易忠篆还常为印谱泚笔撰序,不乏精辟的创见之语。如在概括“黟山派”创作特点与传承脉络时称:“奏刀之先,意征落墨,是在能篆。黟山篆势,闳肆精融,接轨邓(石如)、吴(熙载),下开斋斋、师鄜诸子,薪传今在问经(黄石)。”推许“冥搜三古”的士陵为“清季一大家欤!”为光大岭南“黟山派”在江南印坛的传播弘扬,有推波助澜之功。

沙孟海与易忠篆之间的金石因缘颇为曲折、感人,他们的相知相遇,缘于一方沙氏为陈道希所刻名印,因易忠篆不知边款中的署名“石荒”为年青时沙孟海的别号,见其所制“深入两京(汉代),而无时人习气”,疑为古人手制,便辑入明清诸家印谱中。而得此印缘后,二人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书信往还,却一直未见面。直到1938年,沙氏“避寇汉上,见市肆曰‘云松馆’者,其额为均室笔也”,便急切打听易氏下落。未几,易忠篆果来会晤,二人“江关倾盖,相见狂欢”。沙孟海感叹“若得若失离合曲折如此,殆亦有金石缘耶。”而易忠篆收藏倍多的金石篆刻及谱录,较之飞鸿堂主的汪启淑,后起而先亡,大多毁于“十年浩劫”之中,给近现代印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,令人痛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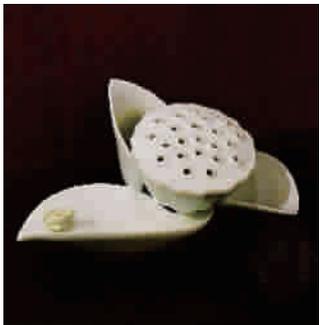
■ 王福庵刻「易忠篆仙侣均室稽园」

印坛  
点将录  
90

## 香学启蒙者刘良佑

◆ 林明杰

刘良佑生前设计的香插



肇家浜路景福苑里的如是院,冷了8年的品香炉点燃了香炭,奇楠的醉人香气再次缭绕——当代中国香学启蒙宗师刘良佑故居,日前在他弟子们的张罗下,重新成为爱香习香的人们雅集之所。

我第一次听说刘良佑的名字约在10年前。一天,我在上海博物馆员工停车区看到一辆奔驰,觉得有点诧异,因为那时博物馆不太可能有人开这种豪车。一打听,原来车主来自台湾的宋瓷专家,上博延聘的特约研究员。朋友告诉我,此人还对失传的中国香学颇有研究。听说有人在发掘整理并力图

重振中国古代香文化,我很感兴趣。古代中国,弄香、蔚花、抚琴、作画、品茗、弈棋等,皆为雅文化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朋友说要介绍我们相识,但当时觉得来日方长,并不着急,却没想到未及相见,刘良佑在8年前遽然仙逝。但他在海峡两岸培养的弟子们还继续传播他的中华香学事业,他生前著述的香学著作,则成为玩香族必读的“圣经”。

如是院是刘良佑在上海期间生活和传授香学的地方,可以说是如今已风靡大江南北的玩香风尚的发祥地。它位于一个普通社区的楼房底层,门前有草坪、杂花和奇石,匾牌上刻的“如是院”是他生前手书。修缮后的如是院非但保留了刘良佑过去的香室,还将其他房间辟为可以弄香品茗的雅室。如是院还陈列着刘良佑的书画。他虽一生浸淫于中国古文化,但画的水墨画却是中西合璧风格。我最感兴趣的是,数个橱柜里陈列着他生前制作或者设计监制的一些香具。刘良佑专业本是中国古代陶瓷研究,他在台北故宫工作期间,发现库藏物品中有些说不清用处的器物,经过研究终于

明白是古代的香具。这诱发了他对失传百多年的中华香文化的强烈兴趣。他游历海内外,遍寻各种香材,进行分析研究和实验;他发掘整理古代配方,以各种珍贵香材制成的多款刘氏合香,如今已成为玩香族梦寐以求之宝藏;而他根据古代品香器具以及宋代汝官窑,设计制作的品香炉,更是如今香席上足以令人艳羡的雅物。刘良佑对古陶瓷的研究,不仅在理论和鉴别眼力上,还能亲手制作。他的瓷艺作品分为两类,一类是创作的,另一类是仿古的。他的香具就属于仿古类。其中有一种极少有人亲眼见过,那就他亲手烧制的高仿汝窑作品,据传几可乱真。但这样的作品他也只做了极少几件作为研究之用。如是院里陈列了3件刘良佑的烧制的仿汝窑洗,我分别取出细赏,可以说,是我所见当今仿汝窑作品中,胎釉质感和手工气息最为接近古意的。

如今的如是院,由刘良佑台沪两地嫡传门人维护管理,参观必须预约。预约电话:021-64312205。倒不是给如是院做广告,而是免得有人白跑了而怨我。

艺坛  
鸿爪